

## 中国古代的防疫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疔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疫疾。

### 驱鬼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在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疫神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疫疾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

### 隔离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巨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

### 掩埋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敛,以防止疫疾传染。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滋生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 药物

至于治疗疫疾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疫疾,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李阳泉 来源:天津日报)

# 清王朝“战痘”出了两麻子皇帝

清王朝入主北京的第五年——春节刚过,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天花(也称痘疫)爆发了。正月三十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北京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尽管重重设防,天花病毒却防不胜防。农历3月18日,顺治帝的亲叔叔豫亲王多铎在经历了天花病毒数十天的折磨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被后来的乾隆帝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杰出将领当时年仅36岁。

## 顺治之死

入关那年,顺治皇帝七岁。这位出生于关外、六岁登基的幼帝一直未曾出痘,入关后又必须居住于天花流行的北京,于是他的一生不得不出于高度戒备中。顺治为自己在南苑和西苑各建了一处避痘所。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便急忙奔往避痘,这样的情形仅正史有载的就有五次之多。

但天花却总不放过他。1660年,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感染天花死亡。三几个月后,又一场天花疫情在京城蔓延,深陷痛苦之中的顺治竟然忘了出城避痘。

24岁的顺治感染了天花。顺治染上天花后,自知不起,召来他的亲信大臣拟遗诏。在临终前,选定了自己的继承人。

## “战痘”成功

在考虑继承人的时候,病中的顺治帝决定派人去征询他一向敬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结果,汤若望力主立玄烨为储君,理由很简单——玄烨出过天花。于是顺治皇帝遗命,立不足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承皇位。他就是清朝第一位“麻子皇帝”康熙。

顺治皇帝的八子六女,因天花八岁前死亡者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过半数以上。康熙十七年,皇太子出痘,太子

出痘期间,候选知县傅为格照料有功,被提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他奉召进了京。

傅为格懂得种痘之术——这正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天花治疗方法。这种起源于南方的民间种痘法,又叫吹鼻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旱苗法,一种叫水苗法。所谓旱苗法,就是把天花患者的痘痂取下磨成细末,加冰片、樟脑吹入种痘者鼻中;水苗法则是把患者痘痂用人奶或水稀释,植入种痘者鼻中。种痘法使种痘者轻微染上天花症状,然后出天花,再通过中医精心护理,使他们安全度过天花期,种痘者就会对天花有了免疫力。

尽管这种“种痘法”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甚至可能导致病人死亡,但康熙仍然命傅为格在皇子们中开始了种痘试验。从此,皇子种痘防天花也作为制度正式确立下来。由于种痘,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出生的20位皇子有17位健康长大——而此前的15位皇子长大成年的仅有7位。

随着种痘法在宫中的成功,康熙帝开始了大规模地推行天花预防工作,把它从宫中推广到民间。“战痘”的成功,开创了清朝的鼎盛时代。

## 不信牛痘只信“人痘”

种痘法在中国的成功引起

了外国的注意,欧亚各国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人被天花夺走生命。1688年,俄国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及检验法。18世纪,此法又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孟塔古1718年返英后,在国内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在英国盛行起来。

幼时也种过人痘的英国乡村医生詹纳,偶然发现,牛也会得一种类似天花的“牛痘”,但病情会比人得天花平稳很多。1796年5月14日,詹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八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比人痘法更加安全有效的牛痘接种法由此面世。约十年后,葡萄牙医生哈威脱将牛痘疫苗从马尼拉带到澳门。此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门带到广州。

但是,宫廷的御医们对源自西方的牛痘接种法充耳不闻,仍旧抱着祖传的人痘接种法为皇室贵族种痘。另一方面,天花的威胁也已经大大降低,御医们也因此日益懈怠。嘉庆以后,皇子种痘制度变得形同虚设。咸丰帝在两岁时,种痘险些失败,虽经御医精心调理保全性命,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继康熙之后的第二位“麻子皇帝”。(李远江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 魏晋名士好驴叫

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

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真如同一场口技艺术比赛演出。魏晋名士们的确风

流,即使葬礼也是那么潇洒、旷达而轻松。又载名士孙楚凭吊同乡友人王济,“临尸恸哭,宾客无不垂泪。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这就如同今天悼念死者,长歌当哭,齐唱死者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以寄哀思一样。因此此故事,驴子又有“孙楚声”的雅称。(立男 来源:老年日报)

## 饱受刑罚最多的人

公元前208年中历七月,秦二世下令将李斯处“具五刑”、“夷三族”。刑吏怕李斯在行刑时骂咒,先施“抽舌”刑,即先将其舌头割掉,使其言语不得,刑吏数人用铜针、铁凿等在李斯额头和两颊刻凿创口,再用墨涂在创口上搓进肉里永不褪色。又用搓着青光的刑刀将李斯的鼻子割掉,昔日名相风采荡然无存,已是面目全非,人

鬼不分了。刑吏将李斯缚住,用斧口从膝盖骨以下砍掉双腿,刑吏们又用笞杖即荆条将李斯刑至昏死过去,用铁质腰斩,铁是铡刀,质为垫板。最后刑吏们用鬼头砍刀将已气绝的李斯砍首,将头颅挂在城头高杆上示众。据说李斯“身具白骨而四眼之具犹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清伟 来源:老年日报)

## 慈禧的吃和拉

慈禧老佛爷吃饭是一日五餐,这已是比以往任何一位帝王和后妃都有规律。

她是6:00吃早饭,10:30吃午饭,14:00喝下午茶,17:00吃晚饭,19:00吃夜宵。那时候宫廷里已经有钟表了,老佛爷按钟点吃饭,上下不差十分钟。

老佛爷吃饭,叫“进膳”。每当老佛爷进膳时间一到,就有宫女站在寝宫门口朝外喊:“传膳——”。那边御膳房早有准备,收拾好了所有饭托子,由太监们端着依次送去。老佛爷每顿要吃四十多个菜,所以需要四十多个饭托子,以及配备四十多个端饭托子的太监。菜和主食摆好之后,有一个太监拿着银牌子,往各道菜里各捣一下,捣完拿出来,看看是否变黑,这叫试毒。有人说还要有太监专职尝菜,其实那只是谣传,别的帝王后妃或许有这习惯,老佛爷爱干净,只用银牌子试毒,从来不会让人尝。试毒完毕,慈禧太后就座,端饭托子的太监和试毒的太监都退了去,只剩下身后一位,以及身侧四位。在老佛爷用膳的时候,这五位太监各有工作要做。

用膳的时候,老佛爷的目光在四十余道菜上一掠而过,只要在哪道菜上停下来,身后那位太监就应在该道菜中舀一勺,放到老佛爷身前的小碟子里,老佛爷再往嘴里扒,如此这番。每道菜不能舀第三勺,按照规矩,每当吃过第二勺时,身侧那四位就开喊:“撤——”,然后把那道菜撤下去,倒进饭盒子里。也就是说,

即便某道菜再合老佛爷的胃口,即使老佛爷再馋嘴,她也不能吃个尽兴,她只能尝两勺,多尝坏规矩。

只尝两勺的规矩是康熙发明的,为的是不让太监和厨子们掌握帝王后妃的饮食偏好,以增加他们下毒的难度。至于尝过即撤掉的那些菜,老佛爷之下的那些后妃、太监、宫女以及王公大臣,早就等着了,老佛爷指着盛满剩菜的饭盒子,说一声“赏某某”,某某就高兴得心花怒放,因为那是级别最高的御膳。

进完了膳,老佛爷可能要拉了。自打明朝结束以后,宫里就已经没有了厕所,无论是老佛爷,还是皇帝皇后宫女太监,都只能用便盆和恭桶。便盆用来盛大便,恭桶用来盛小便。其中便盆里铺有炭灰,为的是便于清理,而炭灰来源于御膳房,只烧炭,不烧煤,也不烧柴,给便盆供

应着取之不尽的炭灰。老佛爷的便盆不叫便盆,而是雅称“官房”。老佛爷饭毕,对宫女说:“请官房。”宫女就在寝宫门口喊道:请官房喽!”此时太监听得真切,把“官房”顶在老佛爷头上,小碎步跑过来,一宫女接住,另一宫女在老佛爷卧室地板上铺好油布,然后把“官房”放到油布上,大家一起跪下叩头道:“请老佛爷风驾——”意思是说,一切就绪,老佛爷可以拉屎了。

老佛爷的便盆里不铺炭灰,而是铺上一层沉香

的细末,清新淡雅的香味儿从“官房”中飘出来,使老佛爷在最不雅的时候,也能享受最雅的生活。(李开周 来源:当代老年)

资料图片

# 古代葛朗台何其多

葛朗台=守财奴。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生性贪财吝啬,爱钱如命,他的名字,也成了守财奴的代称。

## 葛朗台:曹洪

三国时期,曹洪曾数次舍命相救过堂兄曹操的性命,为曹魏政权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对于钱财,曹洪却吝啬刻薄,丝毫没有慷慨激昂的豪气。《魏略》中载,曹洪敛财有术,是曹操手下诸人中的第一巨富。魏文帝曹丕还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找曹洪借一百匹绢。曹洪觉得肉痛,百般托词不愿意借,结果惹恼了曹丕。一直怀恨在心的曹丕即位后,找了个由头把这位叔叔下到狱中,准备处死他。后来幸得下太后求情,曹洪才免于死。

## 葛朗台:周札

东晋年间,周札一家五人封侯,身居要职,遭到主持国政的王敦的猜忌。于是,王敦悄悄联合江南的沈氏士族共同讨伐周札。等周札得到消息,已是兵临城下,仓促间准备率领几百名部下出城迎敌。在周札的库房中,存有一批打造精良的兵器,手下都劝他赶紧拿出来装备士兵,可是周札竟然舍不得,遂将劣质兵器分发给士兵。见周札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如此吝啬,士卒也没有为他卖命

的决心,结果在敌军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周札遂被杀。

## 葛朗台:夏侯处信

《朝野僉载》载,唐代时,荆州长史夏侯处信素以吝啬闻名,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看不起他。

一次有客来访,夏侯处信吩咐仆人准备饭食,仆人凑到他耳边悄悄问:“要和多少面?”夏侯处信答:“两个人,两升面就可以了。”过了一会,客人有事告辞,夏侯处信赶紧喊仆人停止和面,可是面已经和好了。夏侯处信很生气,指着仆人大骂,又想了许久,吩咐道:“把和好的面全部烤成饼,作为工作餐。”另外,夏侯处信用小瓶子装了一升醋自己吃,家人都不许沾一滴。有天仆人告诉他,醋已经吃完了。夏侯处信把仆人取来瓶子,倒了许久,把残余瓶内的几滴醋都舔得干干净净,才让仆人再买。

## 葛朗台:郑仁凯

说到惜钱如命,密州刺史郑仁凯更胜一筹。他家中有个小厮,央求他给买一双鞋,郑仁凯说:“这事好办,我为你找一双鞋来。”不一会,门夫穿着鞋进来,郑仁凯故意支使门夫爬到树上掏鸟窝。门夫脱了鞋爬回树上,郑仁凯就偷偷让小厮把门夫的鞋穿走。等到门夫下树,

遍寻鞋子无着,只得打赤脚走了。郑仁凯为此非常得意。

## 葛朗台:韦庄

五代词人韦庄,作词多写春愁闺怨,以辞藻艳丽、香浓温软著称。而他的吝啬,也与他的词一样著名。韦庄每次做饭,下多少米都有固定的分量;做饭烧的柴,也要事先称好;若是吃烤肉,那怕是个少了一片他都会知晓。韦庄有个儿子,八岁时夭折了,入葬时,妻子为孩子穿上生前的衣服,却被韦庄剥了下来,只是以孩子原来睡的旧草席包裹着去埋了。而且掩埋之后,韦庄还把草席带了回来。每次睹物思人,夫妻俩就悲伤地哭泣。只是这种情感,因为韦庄的吝啬多少有些怪异。

## 葛朗台:汤斌

清代康熙朝的时候,江宁巡抚汤斌被誉为“理学名臣”,一生以清苦的生活砥砺名节。某天他查看家中账本,发现上面开了一只鸡蛋,顿时大怒:“我来到苏州还从来没有吃过鸡蛋,到底是谁买的?”下人答说是公子。他便把儿子招来,罚跪在庭下,数落道:“你以为苏州的鸡蛋与河南是一样的价钱?你想吃鸡蛋,就回河南老家去,哪有不嚼草根而能做百事的人……”

(青丝 来源:北京青年报)

